

收藏快报

中国文博类权威媒体 海峡两岸同步发行 官网:www.dfsc.com.cn

2017年10月11日 第39期(总第724期)

刊号CN-35(Q)第0078号 国内邮发代号33-52 逢周三出版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总编辑:茅罗平

清乾隆仿汝釉桃形洗



器宽25.5厘米,取折枝寿桃为形,大桃为用,化作洗堂,小桃为饰,依傍一侧,桃叶舒卷自如,偶有一两片攀附洗边,娇俏十足。该器在北京保利十二周年春拍会拍出207万元。

2017年中国钻石市场或将稳步回升

中国钻石产业在经历了前些年一段时间的结构性调整后,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有可能在2017年逐渐迎来“回暖”状态,一些重要指标包括钻石进出口增长幅度也将超过前两年。

上海钻石交易所自2000年成立以来的钻石进出口交易总额的数据变化显示,上海钻石进出口交易总额整体保持稳步上升态势,尤其是从2010年后至2014年底,钻石进出口交易总额从28.61亿美元上升至51.2亿美元,增长

速度很快。但是,从2015年开始,这一较快增长态势被中断,2015年和2016年,上海钻石交易所钻石进出口交易总额分别为43.28亿美元和47.56亿美元。

“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钻石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2017年上半年,珠宝零售尤其是网上珠宝销售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且上半年上海钻石交易所进出口交易总额达到26.21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4%,预计今年将超过去年的交易总额。”上

海建桥学院珠宝学院院长李牧说。

2017年下半年,预计中国钻石市场将继续保持回暖状态,甚至实现较大幅度上升。这一根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消费市场的复苏以及终端消费市场潜在的消费动力等方面。“另外,从国内珠宝市场的消费城市来看,目前一二线城市在黄金类珠宝首饰和钻石类珠宝首饰消费的比例中,两者已经差距不大;而三四线城市中的钻石消费占比还不太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郭士军)

清乾隆银镶玛瑙盖菊花瓣纹碧玉壶

湖南长沙 文亮

作为湖南长沙历史文化展示中心的长沙市博物馆,珍藏有一把清乾隆时期制作的“银镶玛瑙盖菊花瓣纹碧玉壶”(见图)。通高13厘米,口径6.9厘米,腹径9.8厘米,通体呈墨绿色。不过其“特别”之处,在于该碧玉壶壶质看似陶瓷,又似紫砂,却实为如假包换的玉器!壶质地为上等的和田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先秦时期的《诗经·小戎》中,有古人将君子比德于玉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句。春秋时期的《论语·礼记》中,又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词;而《礼记·玉藻》中,还载有“古之君子必佩玉”之说。更有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中,为传达心境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诗。但您不一定了解的,是这样的“玉壶”制作颇费周折,从选料开始至雕琢完成,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并且将玉壶作为茶壶或者酒壶的人家非富即贵,不是平常、普通身份之人能用得了的,用今天的话说至少是“土豪”级别。

这把馆藏的“银镶玛瑙盖菊花瓣纹碧玉壶”,根据国家级专业人士鉴定,应该是清乾隆时期皇亲贵族使用的茶具或酒具。它用一块通体墨绿的完整碧玉琢成,现如今已难找这样好的材料。壶盖本身为银质白色,但有一大八小九颗红色玛瑙珠镶嵌在壶盖上,就使得这样的颜色组合鲜艳活泼,分外显眼。而通饰菊瓣纹的壶身线条流畅,造型精

美。再加上以阴刻线雕琢出螭龙喷水状的壶柄,非常有张力、有动感,令人难以相信此碧玉壶为纯手工打造。

其实最“特别”之处,是这把碧玉壶的银质壶盖和壶口,打开还必须耍一点腕力,可见其具有严丝合缝的特点。尤其是如果把强光手电小心伸入碧玉壶的内部,就会产生“奇迹”:忽然之间,整个碧玉壶会散发出温润的绿光,好似黑暗中的“绿明珠”之光!据长沙市博物馆典藏部的何梓凭介绍,这把碧玉壶当属清代玉器皿中的上品。其不

仅内部掏膛的厚薄均匀得当,而且全器设计精美、匠心独运,工艺精细到无论是内膛还是底座等次要部位,皆是一丝不苟地雕琢。

这把碧玉壶,是2009年长沙市博物馆副馆长邱东联为该馆收集文物时,以5万元的价格在长沙乡下的一位村民家中收购的。尽管收购时此壶壶身没有了那种把玩后的光泽,但邱副馆长经仔细辨认后,断定其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出土文物。如今相关专家根据类似文物估计,此“银镶玛瑙盖菊花瓣纹碧玉壶”的价格应该不会不菲。



导读 张大千关门弟子孙家勤



详见2版

宋徽宗《枇杷山鸟图》等一级藏品亮相扇博

详见4版

西汉晚期连弧纹昭明镜



详见8版

漫谈青蚨之钱

详见14版

笔墨超凡脱俗的朱熹书札

详见15版

辛丑碑:书法妙品载悲歌

详见16版

敬启

因服务器升级,本报收稿电子信箱已变更为sckb@vip.163.com,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

本报编辑部

本报评论

陆俨少是著名书画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一旦遇到好画,对我有补益的,便抓住不放,尽情去看,先看其总的气象、韵味、格调、经营位置,虚实取势,然后再看用笔、用墨,要随着它的起笔落笔、横直走向、起伏徐疾、设色滃淡,全然默记于心,只要眼睛一闭,便如在目前”。他这段话本是谈绘画中的临摹,只是其中一句“只要眼睛一闭,便如在目前”,笔者觉得在书画艺术中,放之皆准。倘若以此去衡量当今画坛的一些

现象,不难分出良莠。

书画,可以说是一个视觉上的艺术,人们常常用身临其境来形容那些技艺、意境均十分高超的绘画,这与陆俨少所说的“便如在目前”有异曲同工之妙。细细品味传世名画,可于青绿山水中观山河壮阔,于水墨中见亭榭雾霭,于碑书见气势,于狂草见洒脱等,而非单纯的见“形”却不得“意”。之所以提及传世之作,其实是想和当下一些浅薄艺术行径做对比。它们确实“另类”,却脱离

别把光怪陆离当正途

了艺术的本源,以光怪陆离为噱头,行艺术偏颇之道,说“如在目前”是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是“不如不见”。

分析其动机,不外乎吸引观者,提高关注度,获得一时之利。故而这些艺术行径者,并不在意修炼技艺,却心向“剑走偏锋”。如今在网络上经常能见到一些引发网友讪笑的奇特行径,倘若误入“镜花缘”,得见各种奇形之“艺”。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其实也无可厚非,世间行业那么多,戏剧亦有生旦净

末丑的各种角色,但打上艺术的旗号,这一切都变味了。

中国的书画艺术应该都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从用笔到用墨,从布局到质感,各种画派基本都有完整的画理和技法。不是说这些就是“老派”的做法,今人就不用去管了,可以胡乱编造。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家均有清晰可循的师从之路和画技法转变之道,这些都是建立在应有的中国书画艺术传承上的。摒弃这些,搞些光怪陆离的行径来作画,那能说画的

是什么?还是说画只是媒介,表演艺术才是天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和“如目在前”的书画艺术没有任何关联了,或许只是个行为艺术表演家吧。

各个博物馆里均有不少传世的书画,北京故宫的大展一开,人们摩肩接踵,可见,人们还是更喜爱那些“只要眼睛一闭,便如在目前”的艺术作品的,有精力磨炼表演艺术的“书画家”们,有时也认真钻研下书画艺术吧,那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朱杰夫)